

傅青主

姚一葦著





聯經文學
59

傅青主

姚一葦 著

聯經文學⁵⁹
傅青主

78.08.1007

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八月初版
保有版權・翻印必究

定價：新臺幣一二〇元

著者 姚一葦
發行人 王必成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
電話：7683708・3620137
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-3號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畫業字第0130號

ISBN 957-08-008-9

• 83011 •

自序

在明末清初這個大變動的時代裡，出現了許多位我所景仰的大儒。他們在學問上都有建樹，絕非讀死書，或大言炎炎，以博一時之譽者；尤非只告誡別人要如何如何，而不包括自己在內的那一類。他們在品格上，必有所守。在對抗加於他們身上的諸般苦難，和各種各樣的名利誘惑，真正做到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，威武不能屈，貧賤不能移，富貴不能淫的境界。他們在精神上所表現的乃大勇大義，置個人生死於度外。迨至事已無可為時，不消極、不頹唐。他們或奔走四方，通觀形勢；或密結豪傑，以圖義舉；或創立書院，設帳授徒；或隱姓埋名，著書立說。把民族思想與正氣，廣為傳播。若顧亭林（炎武）、黃梨洲（宗羲）、李二曲（顥）、王船山（夫之）、傅青主（山）、顏習齋（元）等人，即

其著者。

在上述諸賢之中，我尤其欽慕傅青主。當然其間含有我個人的偏好在內，但是這種偏好如加以分析，似乎亦有它的理由：

第一，傅青主是位藝術家。詩文書畫篆刻，樣樣精通。他雖極口否認是詩人，但是他詩是至情至性之作，有時衝口而出，不加修飾，而敦樸醇厚。他的字，為明末清初一代書家，真草隸篆無一不工。趙秋谷推傅書為本（清）朝第一，他的畫，以意為之，殊見個性，所謂胸中丘壑，自饒骨韻。王漁洋謂：「青主先生工畫，人逸品。」

第二，傅青主是位傳奇性人物。相傳金融業前身的山西票號為他與顧亭林所創設，一切規章制度均出他們之手。復傳當時反清復明的秘密幫會和山西鏢局亦與他們有關。（方聞編著之《傅青主先生大傳》有詳細說明。）甚至有人以為他精技擊，這一點我查不出證據，但是他六歲時喜食黃精，不樂穀食，少年時代好神仙之學，則是有的。而其子傅眉（壽毛），據《仙儒外紀》言：「壽毛膂力過人，所遺長槍，數人不能昇，著兵法數篇，或云藏之崛嶮寺云。」是否因此而附會到他的身上，未可知也。

他平生足跡半天下，國變之後，更是到處奔走，不遑寧處。其生平事蹟充滿了俠義與傳奇色彩。他三十歲時，山西按察司提學僉事袁繼咸，為人誣控，逮京勘問，傅青主變賣

田產，進京告御狀，終使昭雪。時人以其義行足式，欲加表揚，為其堅拒。四十八歲時，因朱衣道人案，入太原獄，迭經嚴刑拷問，抗辭不屈。他在獄中絕食九日，不死。同難之人極力保護他，所作供辭絕無牽涉。最後獲得釋放。他的晚年，被舉薦博學鴻詞，堅辭不獲，乃錐破其股，佯稱股病，有司令昇其牀以行。至距京三十里，以死抗拒不入城。遂放歸。以上所舉為擎擎大者。事實上有關他的傳說軼聞甚多，有的且迹近神話。

第三，傅青主是位名醫。《池北偶談》謂其醫術人神，常鬻藥四方，與子眉共挽一車。海山仙館叢書收有《傅青主女科》及《傅青主產後篇》（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曾列入）。他的行醫雖在救人，但對於奴人與胡人則加拒絕，並且創造出一套理由。他說：「奴人害奴病，自有奴醫與奴藥，高爽者不能治。胡人害胡病，自有胡醫與胡藥，正經者不能治。……以高爽之醫治奴人，奴人不許；以正經之醫治胡人，胡人不許。所謂不許治者，不治也。」（見霜紅龜集雜著所收《醫藥論略》一文），可見他的嫉惡如仇和民族思想之執著。

傅青主的治病又有不醫貴人之說，「據說傅青主對於那些新貴俗士尤為鄙視，絕不容易請到他替他們治病，但傅青主卻喜歡看花。於是那些患了重病的新貴俗士們，便裝做潦倒的窮人樣子，躲在僧房裡，等傅青主到來看花時，就請他醫病。」（見勒庵撰《有民族氣節的名醫傅青主》一文，刊《春秋》雜誌。）這段話不是沒有根據的。按《柳崖外編》載：

先生精醫，以醫見者見之，非以醫見者，則不見也。某撫軍慕其名，欲見之不得。先生偶扶藜郊外，撫軍出，相去不遠，即令前騎追之，肩輿趨而至。先生行不加疾，亦不回顧，而相距遠近仍如故。撫君曰：休矣，殆不吾見也。一日，撫軍太夫人得疾，撫軍囑陽曲令邀先生。先生曰：看病可，吾不見貴人。……

又按劉雪崖《別錄》載：

先生善醫名盛，求者日眾，年老而不耐俗，病家多苦不易致。然先生素喜看花，置病者于有花木寺觀中，請善先生者致之，聞病人呻吟，僧即言屬旅無力延醫耳，先生即為診脈治劑。

這可能就是他的不醫貴人的傳說之由來。

第四，傅青主是位人道主義者。綜觀傅氏一生，從未為己謀。他二十六歲喪妻，誓不復娶，且旁無媵妾，與獨子眉相依為命。國變之後，他在甲申年守歲詩云：「三十八歲儘可死，棲棲不死復何言。徐生許下愁方寸；瘦子江關黯一天。蒲坐小園消客夜，燭深寒淚

下殘編。怕眠誰與聞雞舞，戀著崇禎十七年。」出獄後詩有：「病還僧寺可，生出獄門羞。」可見他早已抱著一死之決心，他之所以活著係為了救世救人。蔡璜在傅青主傳中謂其「精于醫，人稱醫聖。所至老幼男婦以疾請者，輒遮留不得去，從容診治，多奇驗，酬之金不受也。」《山西獻徵錄》亦謂青主「性厭塵市，恆往來於山村野寺間，或有疾病者乞先生診治，隨意立方，無不效。」他的為人治病不問路途遠近，甚至抱病前往，及其晚年，嘗走平定山中，為人視疾，失足墮崩崖，竟得不死。所以他是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。他逝世後，四方會葬者數千人，我想這些人是真正為哀悼他而來的。

傅青主給予我的印象是入世的，而非出世的，他的身著黃冠朱衣只是一個幌子；他與這凡俗世間共休戚，同生死。同時他不是冷冰冰的高不可攀，更非板著面孔說教，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長者，一位人人愛戴的老人。或許這一切可以說明在許多我所景仰的前賢之中，特別喜愛傅青主的緣故吧。

多年以前當我看到「良相佐國」(A Man for All Seasons)的電影，使我十分感動；後來我又找到Robert Bolt的原劇來看。我想將來也要寫一部表現我國偉人的傳記劇，當時我就浮起了傅青主的影子。但是此一願望一直遷延下來，主要原因是沒有創作的刺激與衝動。我感到我發表過六部戲劇，這六部戲劇雖已印在紙上，但卻像空氣中的泡沫一樣，

幾乎沒人理睬。迨至本年三月間「一口箱子」的演出，我坐在最後一排，我的思潮起伏，感到我還是要寫，在我的有生之年，不斷地寫下去。於是我又想起了傅青主。

這些年來，我增加了一點閱歷，也多讀了一點書，我深深感到人類的文明要維持下去，不被毀滅，人與人之間必定要互敬互愛，戰爭、衝突都不能解決問題。但是要別人尊敬你，你必要先尊敬別人，尊敬那些可能不如你的，比你更弱小、更無能的人。因此當我遇到有人盛氣凌人，目空一切，把自己說得如何偉大，把別人貶得如何渺小，我惟有自慚形穢，趕快躲開，躲得遠遠的。這時候我每想起傅青主，而且決心要把它寫出來。

今年四月我獲得一段時間的休假，於是開始收集有關傅青主的資料。我在中央圖書館找到《霜紅龜集》，又在中華書局發現方聞編著之《傅青主先生大傳年譜》，真是如獲至寶。但是一經深入探究，卻感到要把他的一生寫成戲劇，真是困難無比。按傅氏生於明萬曆三十五年（一六〇七）卒於清康熙二十三年（一六八四），活了七十八歲，在他漫長的一生中有許多的事件，而且彼此之間並無關聯，要在短短的兩個小時來表現，是沒有可能的事。

不得已我只能重點來寫，我截取他一生中的兩段，中間以彈唱來將它連繫。亦即採取敘事詩戲劇（epic drama）的表現方法。一提到敘事詩戲劇，有人一定會認為我受了 Bertolt Brecht 的影響，在此點上我無法辯解。但是要記得敘事詩戲劇正是我國戲劇的特色，遠者

不論，一部「王寶釧」由花園贈金到大登殿，不是敘事詩戲劇是什麼？

在這部戲劇裡，我要使所有的一切都是中國的，不能沾上絲毫的西洋氣味；我企圖建立起我們自己的戲劇，把傳統與現代結合起來，為開拓我們自身的文化盡一點力。我更希望將來有機會演出時，參與這部戲劇的所有朋友，也懷著與我相同的願望。當然我深知自己的能力薄弱，才識不足，這種願望可能會落空，但我的一掬愚忱，則是與天共鑒的！

登場人物

第一部

負鼓盲翁

王秉乘

師爺

衙役四人

差役

傅青主

傅青主

難友甲

難友乙

難友丙

(牛喜兒)

難友丁

陳謐

獄卒

-

傳青主

張中宿

王孫一

官員

第二部

負鼓盲翁

農夫

農婦

貧婦

病童

瘡腿人

酒徒

管家

轎夫二人

傅蓮寶

貧苦病人數人

傅眉

戴廷栻

戴夢雄

跟班

小沙彌

老和尚

馮溥

貴人

傅青主

傅蓮蘇

魏象樞

公卿數人

按本劇之配樂可用一組大小不同之中國鼓為之。或單擂或雙擂，或疾或徐，或高或低，或強或弱，或遠或近，以資變化。



第一部

序詞

幕啟。

負鼓盲翁手捧漁鼓（或琵琶，或三弦，視演員之技能而定），緩步登場，一盞聚光燈照著他直到臺前。臺前設一小桌、一櫈，桌上置拍板一塊。

負鼓盲翁，（向觀眾深深一躬）在下負鼓盲翁，侍候各位看官老爺。
（唸定場詩）

一曲新詞韻最嬌，
白頭宮女話前朝。
傷心人士多懷抱，
說與諸公解寂寥。

(唱西江月)

不說唐朝宋代，
只談明末清初。
英雄豪傑滿江湖，
為把河山收復。
灑去幾多熱血，
空拋如許頭顱。
仁人志士立楷模，
要數傅山青主。

諸位聽了：

(彈唱)

傅山先生字青主，
家住山西太原府。
不喜食穀啖黃精，
自幼膂力勝常人。
有心拋棄舉子業，
不願求官作平民。
讀子讀史讀五經，
詩文書畫樣樣行；
學儒學道兼學佛，
醫卜星算顯奇能。

甲申年，天下變，

傅青主